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点评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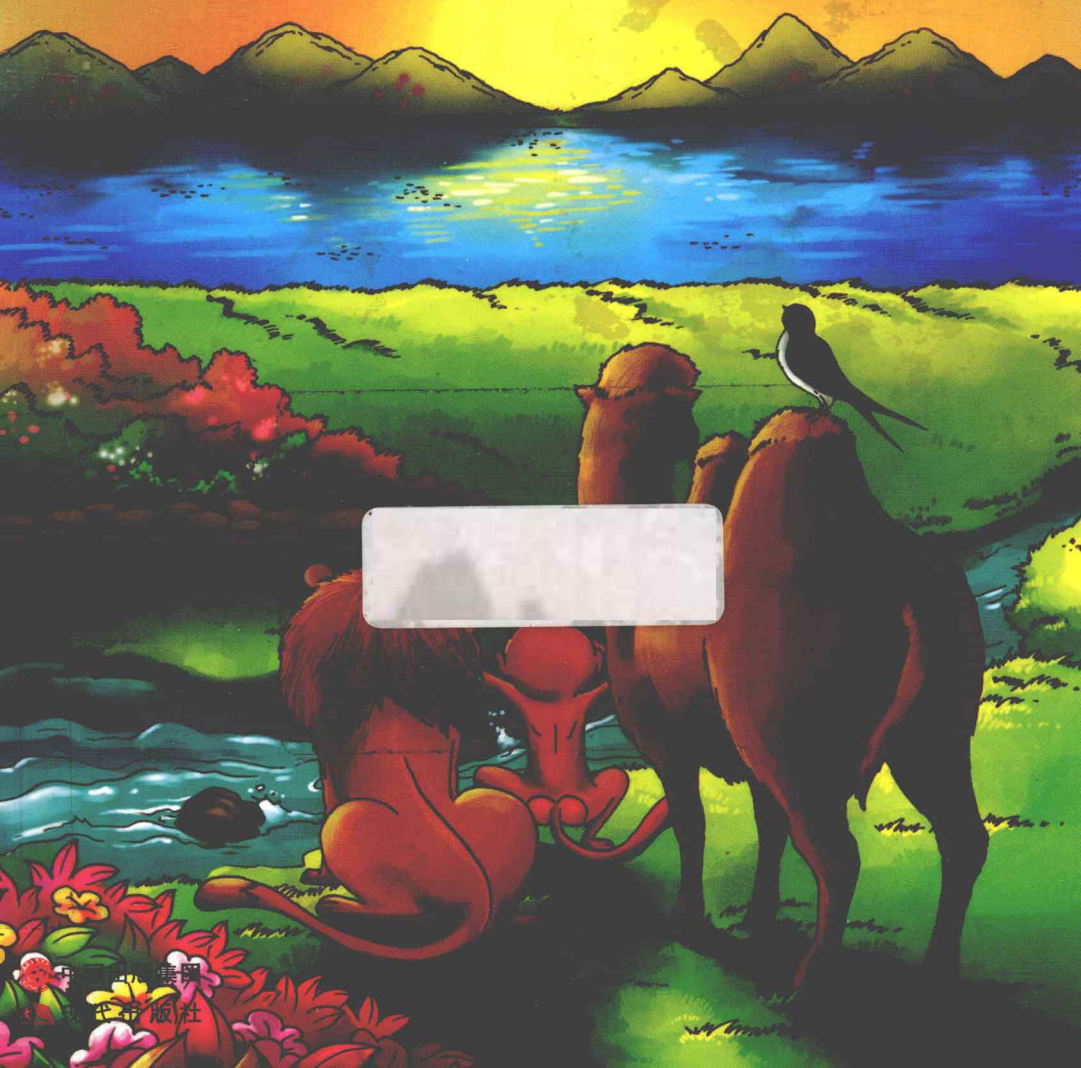
“东方安徒生”的经典童话

赞颂不畏艰苦，竭诚为人的高贵品质

骆驼寻宝记

陈伯吹 / 著

任大星、樊发稼、王泉根 等 / 点评



人民教育出版社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点评书系

王泉根 / 主编

陈伯吹 / 著

任大星、樊发稼、王泉根 等 / 点评

骆驼寻宝记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骆驼寻宝记 / 陈伯吹著; 任大星等点评.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6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 / 王泉根主编)

ISBN 978-7-5143-0576-0

I. ①骆… II. ①陈… ②任…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8781号

本书作品版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四层 邮编: 100020

电话: 010-65978906 传真: 010-65978926

作 者	陈伯吹
总 策 划	傅威海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576-0
定 价	1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总序

为新世纪“儿童阅读运动”给力

王泉根

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阅读运动”正在各地深入展开，特别是在京津沪渝、长三角、珠三角、湘鄂川等地成效尤为显著。

儿童阅读有多种方法，如经典阅读、亲子阅读、分级阅读、班级阅读等。儿童阅读的工具与手段也有多种多样，除了我们久已习惯的纸媒图书，现在还有点读笔、手机、IP网络、手持阅读器等。但无论采用哪种阅读方法与工具，其核心与实质还是“内容为主，品质第一”。因而“绿色阅读”是各地开展儿童阅读活动所坚守和倡扬的理念。就当前儿童阅读运动的整体态势和亟待改进的问题而言，我认为必须强调品质阅读、分级阅读与民族阅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任何阅读都必须坚持品质第一，只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品质上乘、提升读者精气神、凝聚民族真善美力量的图书，才是我们应当首选的、阅读的。否则如果一味沉溺于那些低俗、粗鄙，

如同自来水龙头哗哗流淌只能吸引眼球而不能打动心灵的东西，那实在是生命的浪费与糟践。儿童阅读尤其应当强调品质与绿色，让幼小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沐浴在阳光、绿荫与蓬勃向上的生命气场中。

儿童阅读又必须从儿童的接受心理和阅读兴趣出发，从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出发，因而必须坚持因材施教、分级阅读。分级就是分年龄。阅读规律表明：年龄越小，群体性的阅读差异性就越大，如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不同年龄的孩子在阅读兴趣、理解接受能力方面就有很大差别。一般而言，进入高中以后，群体性的阅读差异性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个体之间的差异则会突显出来。因而成年人的阅读不存在“分级”。分级阅读是贯彻“什么年龄的孩子看什么书”这一儿童阅读黄金定律的有效途径。

中国儿童阅读的重心自然应当是中国的、民族的、原创的，而不能一味只吃引进舶来的洋快餐、洋面包。世界各国的优质文化资源包括儿童文学，当然是儿童阅读的重要内容，但现在有一种倾向需要讨论：无论是儿童阅读书目的推荐，还是“嘉宾讲座”，往往只有欧美日韩的、洋腔洋调的，似乎五千年中华文明产生不了中国孩子所需要的读物。而实际上，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叶圣陶、冰心、张天翼到曹文轩、秦文君、杨红樱，我们民族的原创的优质儿童文学，早已成为润泽化育数代中国孩子的精神食粮。这一不争的事实，用不着再作任何论证。

正是本着品质阅读、分级阅读、民族阅读的理念，中

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在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的大力支持与推荐下，精选精编了这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显然，这是一套为新世纪“儿童阅读运动”量身打造与给力的优质读本。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汇聚，名作荟萃，名声远播。这里的“名家”是双重的，既有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作家的整体阵容与代表性人物，也有文学界、儿童文学评论界的名家发声与点评成果。无论是作品与评论，都是从时间的维度、审美的维度、思想的维度、语言的维度出发的，从品质阅读、绿色阅读、生命阅读着眼的，同时又充分关注到了幼年/童年/少年三个年龄阶段的阅读分类，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幼儿文学等多种文体的品种整合，既有精品原作的重塑新生，又有原创新作的首次亮相。可以说，提供精品、解析精品、建立自己的精品体系，正是这套书系的最大愿景。

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从道义上讲，所有的大人都不会对孩子使坏，更何况是为儿童服务的精神产品。儿童文学的终极目标与审美追求是导人向上、引人向善、育人向美。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品质的力量在于精神高度的提升。相信这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必将成为新世纪“儿童阅读运动”的重要推手与优选资源，成为凝聚起民族下一代向上向善向美的一种品类与力量。

2012年5月17日下午4点18分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1
波罗乔少爷

42
甲虫的下场

46
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

52
一只想飞的猫

78
落潮先生和涨潮先生

91
三只小喜鹊说的

95
鸡大嫂上菜市场

102
骆驼寻宝记

128
安琪儿夜游记





点 评

140

和陈伯吹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147

辛勤耕耘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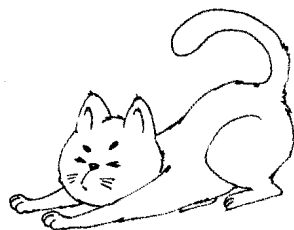
收获累累硕果

159

一颗仁慈而博大的心

163

被灵气笼罩的人





波罗乔少爷

引子

说是这样说过的——谁说的我已记不得了。“星期日休息了一天，星期一就会早早起来。”

然而，你们看看他，这位波罗乔少爷，还是像一条眠着的蚕，眠着在床上呢。

或者你们要说了：

“不对！哪有一个人（而且是少爷）睡在床上会像是眠着了的一条蚕？这分明有点儿讽刺，甚至是有说谎的嫌疑，不判决无期徒刑，也得罚打三记手心。”

手心？打！很痛的；且慢，有理由总得讲出来（若然理由说得充分，还怕你们的手心不挨打三下吗）。

你们要知道——因为你们不曾见过波罗乔少爷一面（这当然是失敬之至），假使不留心听我讲的话，有一天你们遇见了他，仍旧会失敬的，不招呼他“波罗乔少爷”一声，那真是万分罪过了。或者你们要厌烦我太啰里啰唆了，那么，我立刻来讲波罗乔少爷吧。

提到“少爷”两个字，只有一半对；为什么？你且听我讲：



哪有十三岁的孩子便生着一丛黑胡髭的（**预先声明，黑墨涂的胡髭是不算数的**）？哪有没有黑胡髭的人便称做“爷”的？他，波罗乔，现年十二岁又九个月又十四天，所以说十三岁，是抛一点儿虚头，还缺少两个月又十七天呢，合计秒钟起来，尚有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秒钟啦。十三岁不到的人，至多只能称做“少年”，“少爷”这称呼实在是配不上的。那么为什么偏要称他做少爷呢？而且是一个十十足的波罗乔少爷啰！

为什么？你再听我讲：偏要称他为少爷的缘故，是因为他“虽少而爷”。这一来，波罗乔少爷的大名便确立了。不过，“爷”是怎么样的？“少”又是怎么样的？这个，不等到你们来问，我就先说出来：爷如夕照，少如朝阳；爷如病牛，少如乳虎；爷如老僧，少如将军；爷如惨淡的白瓜，少如火红的苹果；爷如死寂的沙漠，少如汪洋的大海；爷如深秋的柳条，少如初春的花朵。现在你们可明白了？你们不要以为波罗乔就像你们一般的样子，活泼，聪敏，勇敢，勤恳，因为他和你们正在一般的年龄，十二三岁。

啊，真要说起来，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怜？波罗乔睡得很迟，起得也很迟，恰像一个黄昏时候的无力的太阳；凑巧得很，他又恰巧在黄昏时分起身的。那时候，一道淡黄的日光映射在他灰白的脸孔上，真是一幅绝妙的“夕照”：从夕照中，看出他像是一头蜷伏在棚里（**其实是在床上，我这样说，害怕他会生气呢**）的病牛，又像是古庙中蒲团打坐的老僧，寂寞得像是沙漠，死静得像是深秋的柳林，若要说得更真切一点儿，那便像是一座后来倒塌了的，而在当时摇摇欲坠的雷峰古塔！

你们又要说了，不久，他也要像雷峰塔般的颓然坍塌



吗？我要回答说：是的！不错！对啦！他，很可怜相地瘦瘦地全无血色，躺在一只华美的铜床上，青青的绸被盖着他上面，青青的绒毯就铺在他下面，中间是这样一个灰白色的动物，不像是一条眠蚕倒像什么？哎哟，你们还能说我说错吗？还能打我手心吗？如果近视眼的人走错了跑进这间房里，他一定吃惊着这条眠蚕怎么会如此肥大（**我便是一个患近视眼戴眼镜的人哪**）！

好笑啊，我们讲了许多话了，但是波罗乔少爷还没有醒；不怕我们会因讲话而扰醒了他的睡眠，我们尽讲着他的故事吧。他睡熟，不会窃听我们的；讲下去，讲下去，讲他的故事。

时钟的叹息

“滴答！滴答！”

时钟只是叹气。她的儿子短针吓呆了，几乎呆得动都不动；她的孙子长针，也只微微地颤动一下（**我是看不出来，因为我是个戴眼镜的患近视眼的人**）；她的曾孙秒针，却又摆过了一步路，尽兜着他的圆道儿玩。

“滴答！滴答！”

时钟只是叹着气，她的叹气好比无期徒刑似的，时时刻刻，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到现在已经叹过了十二年九个月十四天了（**她是波罗乔少爷生下来的那一天买来的呀，买她来伴着波罗乔少爷当时间保姆的**）。以后的日子还长哩，她只有叹着气：

“滴答！滴答！”

但是，这么样叹息，竟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曲催眠歌，



催着波罗乔少爷呼呼地睡觉。所以时钟倒变了波罗乔少爷的母亲了；可惜，时钟太小了一些，不像是一个母亲的样子。若是她真是他的母亲时，她要怎样的忧愁呀？她的儿子竟是一个“少爷”！并不是一个“孩子”！他只是白天睡着觉，不去同母亲讲一句话，不去同母亲接一个吻，不去做一件好事情给母亲看看；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只有一个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一个可爱的笑容（**板着拉长的面孔是会的**），没有一双做事的手（**打架是会的**），没有一双看书的眼睛（**看戏是会的**），没有一张唱歌读书的嘴（**吃东西、骂人是会的**），幸亏她不是他的母亲，不然要怎样的悲哀呢？不仅是叹息吧，要整日整夜地哭着呢。

她虽然不是他的母亲，这样眼巴巴地望着他白天睡着觉，也使他够受了，她望着，她难过。

她叹息：

“滴答！滴答！”

他睡觉：

“呼噜！呼噜！”

她叹息：

“滴答！滴答！”

他睡觉：

“呼噜！呼噜！”

于是静静的卧室仿佛是一间音乐厅了。听吧，乐声是如此的美妙，乐声是如此的谐和。

“滴答！滴答！”

“呼噜！呼噜！”

“滴答！滴答！”



“呼噜！呼噜！”

……

时钟的面孔圆得更加圆了，因为她气闷着，在她想来，是要把这叹息声去搅扰他的清梦的，哪里知道反而帮助他睡得格外甜蜜了。

这样，她便变换了一个声音，用力喊一声：

“噹！”

少爷醒了，不！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全没有惊醒，他动着，是为了要翻一个身呢。你们只消再听：

“滴答！滴答！”

“呼噜！呼噜！”

不是他还睡着吗？所以钟儿再来喊一下，并且多喊一声：

“噹！噹！”

没有用。两响过了之后，仍旧是：

“滴答！滴答！”

“呼噜！呼噜！”

三响之后，四响之后……仍旧是一个样子。

她没有办法想，只是叹息：

“滴答！滴答！……”

她没有办法想，只能喊几声：

“噹！噹！噹！噹！……”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了。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了。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钟了。

现在是上午十二点钟了。



(奇怪！这么多、这么响的喊声还是没有用。)

因为你们可以听得：

“滴答！滴答！”

“呼噜！呼噜！”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现在是——现在是下午五点钟，是吗？我知道你们急于要替我说下去了。然而，不是，现在是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新的事情发生了？可是真的？……

鞋子的跳舞

——喂，你尽叹着气干吗？

忽然响起这样一个声音来，时钟倒吃惊不小；但是，吃惊是只有一会儿，后来她便笑了。为什么笑的？她以为波罗乔少爷醒来了。假使真个醒来，的确可喜，平常他是非到下午六点钟以后不会起身的。现在四点半钟就起身了，比铁树上开花还可喜呢。

但是，她立刻失望了，波罗乔少爷没有醒，他还是在鼻子里继续哼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来。

“滴答！滴答！”

时钟除了叹息之外，简直想不出世界上还有旁的什么方法来。



——喂，叹息是徒然，你总得想出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弄醒他才是。

波罗乔少爷还是同一条眠蚕差不多，那么，何来这另一种的响声？所以时钟奇怪得自言自语说：

“世界上一切都变了，少爷把白天当做黑夜睡觉！房间里没有人也会有讲话的声音！”

——嘻嘻！嘻！

——哈哈！哈！

“真是莫名其妙了；说、笑，都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时钟睁大了圆圆的眼睛，向各处仔细观察全没有人的影子，一条眠蚕般的波罗乔少爷还是眠蚕一般。她忍不住再试探问一句：

“朋友，你既然肯热心帮助我弄醒这位少爷，便该出来和我见见，我们是好朋友——不，还是同盟军呢。”

“好的！”

一只黑皮鞋立刻从眠床脚下跳起在写字台上面，靠着时钟的左面并排着，那是何等滑稽的一个情境。

“呀！说话的原来就是你们弟兄俩……”

“不，别弄错了。我们不是亲兄弟，倒是表兄弟呢。”

说话的是另外一个声音，一只白绫子绣黑花的拖鞋也从眠床脚下跳了起来；他跳在时钟的右面。于是他们不寂寞了，但是他们更滑稽了。

他们三个互相瞪视，谁也不开口，忽而一齐笑出来。大



概他们自己也看出很滑稽的样子。

“怎么样弄醒他呢？”

到底是时钟先开口了。

黑皮鞋说：

“我们两个自有方法。”

黑皮鞋说着仍旧跳了下去。

“再会！”

白拖鞋跟着也跳下去了。

只听得地板上“喀嗒喀嗒”地在响，时钟慌了。她以为他们跳下去跌伤了吧！便挨到台子口边往下一望，便微微摇头，一声叹息：

“噫，两个小家伙儿快活得在跳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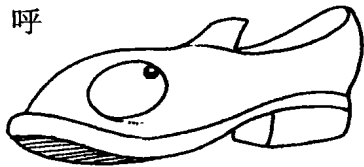
这样，时钟仍只有不停地叹息。

“滴答！滴答！……”

伴着她叹息的，仍然只有波罗乔少爷的鼾声。

“呼噜！呼噜！……”

然而鞋子们的跳舞，正缺乏一种音乐声来振奋精神，你们知道，跳舞的时候必须有音乐伴奏的。现在恰好，“滴答，呼噜呼噜！滴答，呼噜呼噜”地叫他们好不得得意呀，这声音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所以他们跳着波兰舞，跳着俄罗斯舞，跳着天鹅舞，跳着狐步舞，跳着却尔斯登舞，跳哇跳的尽跳着。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喀……嗒！

咦，奇怪，这跳舞的声音何以渐渐地越跳越低呢？时钟不免再劳驾一次，重新又挨到台子口边（因为刚才已经退到老地方去了，她是最规矩不过的）往下一望，便又微微摇头，一声叹息：

“噫，两个小家伙儿跳不动了呢。”

但是黑皮鞋抬起了头，疲倦地，无力地，向时钟道：“少爷醒了没有？我们跳得吃力极了，脚底也跳痛了！”

“没有！——这便是你们的有效的方法吗？”

时钟粗着嗓子的声音，她，显然有点儿发怒了。

“这是胡闹！不是方法！”

时钟面孔圆圆的，余怒未息。

黑皮鞋也说了，他是一张油嘴（他常常要搽墨黑墨黑的油的），最会说话，假的说得像真的，死的说得变活的：

“亲爱的娘娘！别生气啦！若不用胡闹的方法，少爷会醒吗？否则你的斯文的‘滴答！滴答’早已有用、有效果了，也不要烦劳我们吃力不讨好了。”

“这话才对啦！胡闹就是方法，方法就是胡闹！让我们闹得更厉害一点儿，少爷一定会醒了，哈哈！”

白拖鞋本来是一个好小子，只晓得拖一拖走一步的，自从昨天晚上少爷来睡的时候，胡乱地一只脚黑皮鞋，一只脚白拖鞋的，把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以后，不久，黑皮鞋的顽皮